

作家出版社

资源

酒席上的颜色

一片暴雨中下坠的羽毛

追赶太阳的自行车

树叶

一片暴雨中下坠的羽毛

普玄 著

一片暴雨中坠落的羽毛

普玄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片暴雨中下坠的羽毛 / 普玄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063-8847-4

I. ①一… II. ①普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64368号

一片暴雨中下坠的羽毛

作 者: 普 玄

责任编辑: 宋辰辰

装帧设计: 薛 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74 千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847-4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资 源

001

酒席上的颜色

089

一片暴雨中下坠的羽毛

137

虚弱的树叶

191

追赶太阳的自行车

277

资 源

现在就出发吗？

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，刀片一样切入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随时准备出发。好，那就准备，不，现在就出发。

灰白色的凌志轿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汽车向南，从安徽铜陵到江西萍乡。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男人，坐车的是个年轻女人。开车的男人现在还不知道，他千里迢迢驱车送的美女，是去看望另一个男人。

现在就准备出发吗？扈成没想到女人真的会开口求自己，他一把拿起桌上的钥匙，心情激动地说。

现在就出发。杜安说。

他们就这样上路了。

轿车开进黄山风景区范围，两侧是连绵不断的山峦，迎面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隧道，美景和屏障让开车人的心情逐渐舒缓过来，扈成才想起来问杜安。

你这么急着跑上千公里路，去干什么？扈成问。

去看一个人。杜安说。她心里显然有事，心不在焉地欣赏着高速公路两侧秀丽的美景。



扈成减了一点速。此前，凌志轿车一直在高速上呼啸，这条很少有人走的高速仿佛是为了证明他的车技，他觉得开出了飞机那样呼啸的美好感觉。

去看谁？扈成有一点儿不舒服感，车速又慢了点。

去看望我男朋友。杜安脑壳从车窗边侧过来一下，说，我没告诉过你吗？噢，对了，我没告诉你……还没告诉你……对不起。

汽车越来越慢，缓慢地向右边护栏附近靠，最后停下来。

怎么了？杜安问。

扈成开门下车，没有回答杜安的问题，而是从车头包抄过来，沿高速护栏转到车身后边，一个一个踢踩轮胎。

车胎没有气了吗？杜安问。

有气。扈成重新转到车头，点一颗烟，说。

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，震得高速公路一阵颤抖，轿车车身也跟着颤抖。

快上车，太危险了。杜安说。

扈成重新启动轿车，车速却怎么也快不起来。杜安手里捏着一张交通地图，一边顺着地图找路，一边对着高速路牌辨认，嘴里不停地催扈成开快点儿。

能不能开快点儿呢，老扈？能不能再快点儿，老扈？

杜安喊扈成老扈，是从扈成他们班上学来的。全班人都喊扈成老扈，尽管扈成在班上年龄最小。他们这是一个成人的企业老板 EMBA 培训班，挂靠的是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，杜安是北京这所大学派来的带班老师。杜安是他们的老师，但比他们每个人都小。一个二十多岁，个子矮小的老师，面对的是一群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年龄参差高大粗横的学生，杜安却经营管理得很好。

大家既尊敬她又喜欢她。

能不能再快点儿，老扈？杜安又说。

扈成就再快一点儿，但是快过一段之后，车胎仿佛慢泄气一样，逐渐慢下来，等杜安催了，又踩住油门快一点儿。

好像走错路了。

杜安拿着地图，手指头在上面比划，说，老扈，我们好像走错路了。

杜安一个一个报沿路经过的地方，扈成往前看看高速上的指示牌，真的走错路了。

扈成停下来。

倒回去，倒回去。杜安着急地说。

开什么玩笑！扈成说，高速公路上，能倒车吗？

杜安脸上焦急一片，说，老扈，你怎么会走错路啊。

扈成突然发火，说，路是你指的，你又一遍一遍催着快点儿快点儿，现在错了能怪我吗？

杜安被吓得愣住了，呆了一下，不敢回话。很久才口气软软地说，老扈，不催你了，好吗？

你男朋友为什么在萍乡？他是萍乡人吗？车子继续前行，速度加快了一点，跑平稳后扈成问。

不，他不是萍乡人，他是湖北人，杜安说，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毕业，只有萍乡一个地方要公务员，其他的都是企业和学校一类的单位。

他为什么一定要当公务员呢？扈成问。

我也不明白，杜安说，当时北京也可以留，但是是企业，他没有选。

扈成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什么样的男人值得你这么跑？

他病了，杜安说，他最近心情不好，他本来是某个市长的秘书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，又被调到一个区里了。

他没病。扈成说。

没有病？你怎么知道？杜安诧异地问，你又没见过他。

我敢打赌他没病。扈成说。



杜安掏出手机给史昌庆——她的男朋友打，打了一下，占线，又打了一下，还是占线，这样反反复复打了二十多分钟，史昌庆一直占线。杜安心里有点儿焦躁，脸上挂不住。

扈成脸上表现出一点儿得意，这种得意让杜安不舒服。

扈成说，除了所谓的生病，还有什么值得你这么急？

杜安又拨电话，还是不通，抬头说，你的意思是他有什么能力，有多少钱，值得我这么去爱，是吗？

扈成说，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

杜安说，他目前还是一个普通青年，没有什么钱，没有车，没有房，一下子也看不出特别能力。但是，这很重要吗？我们拥有纯洁的爱，这就够了。

扈成噎了半天，说，杜安，你什么意思你？

杜安显然生了气，故意说，我就是想告诉那些有房有车的人，纯洁的爱情是我们内心最珍贵的东西。

扈成明白杜安在气他，也气不过，想了一下，说，那好，杜安，我给你讲个纯洁的爱情故事，好不好？

杜安情绪一下高兴了起来，说，好，老扈快讲。

扈成说，我有一个女同学，她有一个男朋友，也和你一样相隔千里。她风尘仆仆地去看他。他不是假病，是真病，他得的这种病有传染性，他传染给了她。等男的治好了病，他去看望女的，女的却没好，又把病传染给了男的。他们俩就这样，你来看我，我去看你。你传染给我，我传染给我。

太感人了。杜安说。

纯洁吗？扈成说。

太纯洁了。杜安说。

扈成笑了一下。

你笑什么？杜安觉得扈成笑得奇怪，想了一想，说对了，结果呢？

他们的结果如何？

结果还不知道，故事正在发生。扈成说。

正在发生？杜安摸不着头脑，忽然想起来说，他们得的是什么病？

性病。扈成说。

性病？杜安惊奇地侧头。

对，就是性病！扈成说。

停车！停车！杜安声音很大地喊。

扈成在高速公路护栏边上缓缓停下。

没等轿车停稳，杜安猛地拉开车门，跳下车，又猛一下关上门。

干什么你！扈成说。

不劳你大驾了，我自己走！杜安说。

开什么玩笑！你走！你走到江西吗？你走到萍乡吗？扈成变了脸色说。

对，我今天就走到江西，走到萍乡，也不坐你这车了。杜安说。

一辆红色轿车从身边呼啸而过。

太危险了！快上车！扈成喊。

杜安已经朝前面走了。因为出发得太急，她只带了一个随身小包。从安徽到江西的高速公路，大多时候车都从崇山峻岭中穿行，高速公路下面，大都是悬空的悬崖。山风很猛地从斜谷吹来，把杜安的裙子吹起来，呼呼地在身子周围飘，蓝色的裙子上面开满了纯洁的白色荷花。

太危险了！

扈成下车往前追，杜安在风中快步往前走，大朵大朵的白色荷花绕着她的身子朝前飘移。扈成追了几步，感觉不对，又折身回去，启动车子追了上来。

杜安！扈成说，太危险了！

危险不危险是我的事，和你什么关系？杜安的声音从风中飘过来。



杜安！不，杜老师！这样好不好，我刚才开玩笑，我只是开玩笑，我不该讲一个假故事骗你，我收回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扈成说。

开玩笑？杜安说，你们这些——整天开着豪华车的人，你们这些有钱人，你们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纯洁的感情吗？

扈成说，我收回我的话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？

杜安说，你走吧，我今天不会坐你的车了。

杜安边说边快着步伐朝前走，扈成边说边压着车速在侧边跟，偶尔有过往的车辆，纷纷减速降下车窗朝他们张望，看这一对奇怪的组合。

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一个劝说，一个拒绝，始终达不成协议。

太阳早已落山了，从两边山脊中间放进来的白光逐渐黯淡，看着看着，白光逐渐消失。的确太危险了。

扈成停下车，看着杜安朝前方快速而倔强的前行，又好气好笑又无奈，他没想到这个小个子的人，平时在讲台上一直和和气气面带笑容的人，生起气来如此的倔强。

他看见了前面的一个指示标牌，上面写着，休宁服务区还有两公里。

扈成决定赌一把。

等扈成开着车子真的往前走了，杜安反而愣住了。她突然间腿软得不行，停下来，走不动了。

我真的要一个人走到江西，走到那个从没有去过的，叫什么萍乡的城市吗？

她再次掏出手机给史昌庆打，一打占线，再一打，还是占线。天黑了下来。杜安站在黑下来的高速公路边，不知往哪里走。静下来之后，她一瞬间有点迷茫和眩晕甚至迷失了方向。不知道哪里是前，哪里是后。甚至把两边的山峦当成前面的方向。四周是一片黑色的大海。不，大海没有这样的风！黑色的风，四周是一团团黑色的风！

求救？！

再次拨打电话出现占线的提示音后，她认定史昌庆的电话出了问题。

她希望这时候来一辆车，无论是什么车都行，但是这时候偏偏一辆车都没有。

求救？！

杜安拨打了一个电话，居然是爸爸。爸爸在北京温暖的灯光下，正在看电视。什么事？乖乖女？爸爸问。杜安的眼泪快出来了，但她极力克制住了。有什么用呢？我没事爸爸，问候您一声。她立即挂断电话。后面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，那辆车减了一下速又迅速地跑了，他们认为碰到了鬼魂或是一个疯子。

她开始喊扈成。她辨认出了前面的方向，边跑边喊。现在只有扈成可以喊。扈成——老扈——王八蛋？——老扈——扈成……

杜安在黑暗中被一把抱住。杜安从海底深处，梦魇深处尖叫了一声。

扈成说，杜安，不要怕，是我！

杜安说，你是谁？

扈成说，我是扈成，老扈啊！

杜安拼命挣扎，扈成紧紧拉住她，让她挣扎不动。扈成说，你刚才不是在喊我吗？

杜安口吐细沫，说，我喊你？喊你了吗？扈成紧紧抱住她，怕她挣扎到路上。

杜安反复挣扎，嘴里急得含糊地说扈成是流氓。扈成烦躁而紧张，折腾出一身汗，说，杜安，你要是再胡闹，我真要耍流氓了。

杜安一下老实了。

老实以后的杜安彻底瘫软了，也许是刚才跑得太累，也许是受了惊吓，扶都扶不住。扈成像端豆腐一样的把杜安抱着平端上车，看着她小猫一样缩在副驾上。扈成呆了半天，咽了口气，给杜安扣上安全带，启程出发。





杜安哭了一路，一会儿抽泣一会儿睡觉，偶尔尖叫一下，醒来看看，然后坐起来，呆呆地看着前方的路。

谢天谢地。终于到了萍乡。终于到了史昌庆所在的湘东区。终于到了他所在的单位。

下高速进市区的时候，杜安坐正了身子，她完全清醒了。她看看时间，已经凌晨转钟了。

谢谢你。清醒后的杜安充满歉疚，真诚地说。

扈成没有回答。他必须直视前方。因为开车时间太长，他的眼睛已经受不了了，一直要流水。

谢谢你，真的是……老扈。车停在史昌庆的单位门口，杜安说，我不该和你闹，你那么辛苦，我当时只是受不了你说的什么“性病”那些话。不说那些话好吗？

二

真实感往往是通过坏事情提醒和抵达的。譬如史昌庆。在发现性病之前，无论是半夜见到杜安，还是之后两个人的温柔缠绵，包括眼前的酒宴，他都觉得虚幻，不真实。但是，就这么一下，周边的一切都真实起来。

史昌庆正在喝酒。喝着喝着，他觉得身上有点怪。怎么怪了？说不清楚。有什么怪虫子在身上爬。他从酒席中间抽身上厕所，掏出生殖器。他吓了一跳。再笨的人都会明白自己得了性病。

像是被钝器袭击了一下，史昌庆晕了片刻，随即清醒了。眼前的一切都真实起来了。是的，他心爱的杜安真的来了，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。送杜安来的是扈成，现在坐在他的对面。天知道这个远在铜陵的地产佬怎么在萍乡还有朋友，都围着酒桌吃喝说笑。

这是萍乡市湘东区，外面是嘈杂喧闹灰尘弥漫的城街中心，一辆

一辆拖煤的卡车从破损颠簸的街上穿过。酒楼里面，人群拥挤，每个房间都爆满。从充满灰尘的大街上钻进酒楼就能大吃大喝是这个区域的特色。

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史昌庆一滴酒都不敢再喝了，坐在椅子上，下身像被一只老鼠夹子夹住了一样，一直往后缩。

你怎么了？杜安问。

没事，没事，我挺好。史昌庆一边说，一边把收缩的臀部和后腰坐直。

酒席继续在闹。扈成的几个朋友，反复地劝大家喝酒，边劝边说笑话，酒桌上笑闹一片。史昌庆此前一直在喝酒，他的酒量很大，这得益于他每天跑步的习惯带来的健康的身体。现在他不敢再喝了，一会儿找一个理由去倒水。

他心急如焚，性病的恐惧袭击着他的每一根发根。

杜安的真实感是在梦中扯醒的。返回的时候，杜安倒头就睡，她太累太困了，扈成如何拐上的高速，如何过一个一个的县境和路牌，她都不知道。她一路在做梦，梦见一些混乱的东西，梦中有一根什么绳索扯她，把她扯醒了。

慢一点儿慢一点儿。

其实没等杜安喊，扈成已经慢了。

再慢一点。杜安说。

扈成缓缓地逐渐慢，干脆靠右停了。

这地方怎么这么熟悉？两边的山岚？大块大块的绿色？一绺一绺的白光？一股一股的山风？

不单杜安，扈成也认出来了。

这就是昨天那个地方！休宁，这个叫休宁的地方！安徽边上的一



个县，前面不远，是一个服务区。

山风顺着阳光一股一股地扑过来，真实感被扯动着，随着山风一起迎面而来。

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昨天下午和晚上，他们狂奔了上千公里，去看一个人，这是真的。

她和扈成在这里吵了架，她一个人在危险的高速公路上，如沉大海，如一条黑色海洋深处的鱼，这是真的。

她只是在萍乡待了半天就迅速离开，这么快就回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也是真的。

杜安顺着高速公路路肩往前走，指示牌提示前面的休宁服务区只有两公里。她的步伐不再急切，速度舒缓，目光柔和。随身的小包斜挎在肩上。风吹起她的蓝白裙子，温和的阳光在白色的大朵大朵的荷花上跳跃。

杜安缓缓往前走，扈成尽量压着速度右靠着路肩缓缓跟着，他们就这样走了两公里，一直走进休宁服务区。

她已经离开了萍乡，离开了史昌庆，这是真的。

因为看清了是真的，反而觉得不合情理，不可信。怎么那么快就分别了呢？从凌晨到午后，也就半天的时间。客观上是她有工作，是带班老师，是偷着跑出来的，没有请假，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，这一切都不是不可打破。

就这么匆匆而来，匆匆分别吗？

说到分别。没有那种场面，譬如相拥而泣，譬如无语凝噎，譬如追着车子跑……车门一关，启动了。史昌庆当然挥了挥手，但是这种挥手好像有一种急于让她走的成分。

太不合情理了。

休宁服务区有很多人，长途奔波的人们在这里加油，上厕所，购物，或者抽一颗烟。杜安坐在长满绿色植物的花坛沿上，吹着山风发呆，想史昌庆分别时候的一切举动。

他怎么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呢？

杜安知道，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而是发生了一些深刻的事情。

杜安打开随身小包，从里面掏手绢。她的手颤抖了一下，她把手绢捏在手里，不敢打开。

手绢上记载着这次萍乡之行发生的，深刻的变化。

上面有她的处女血。

扈成这时候从厕所出来，点上一颗烟，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抽一口吐一口。

他很忙。杜安突然说一句。

谁，谁很忙？扈成说。

史昌庆，我男朋友。杜安说。

扈成没接话，他把烟头扔在离杜安不远的地上。杜安愣了一下，浑身突然一烫，仿佛扈成的烟头不是扔在地上，而是扔在她身上。

他很忙吗？杜安心里想，我说给谁听呢？

杜安把手绢捏住，很用力地捏住，然后松下来，很用心地打开随身挎包，找一个不放东西的夹层，把手绢放进去。

杜安想起扈成来时说的三句话。史昌庆没生病。千里迢迢来看一个男人的原因。还有性病。

扈成说对了第一句，史昌庆没生病，他健壮着呢？早上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早起和跑步。

扈成问的一句，什么样的男人值得她——杜安千里迢迢跑去看？

这也和跑步有关。



起码表面和导火线是这样。

当时，全校开运动会，史昌庆报名参加最艰苦的一万米比赛。他跑步的样子让全校所有在操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别人是自由摆臂，左右胳膊交错，他却把两只胳膊竖在胸前，簇拥着两只拳头，然后摇动鲜花那样边摇动拳头边跑！多么奇怪的姿势啊！多么可笑的姿势啊！

当时，全班的新生二十多人，只有史昌庆和另一个女生来自基层农村，一般的农村基层村镇，考上地方大学就不错了，哪有机会考上北京这样的国家级学府呢？班上的人在下面讨论：这哪儿来的小伙子啊！跑这么丑啊！哪儿的人跑步这样啊？少数民族？不是吧……

史昌庆就那么奇怪的，可笑地跑着，一直坚持，一圈一圈。

他那丑陋、可笑、奇怪的跑姿，可怜的样子扯动着一个女生沿路给他呐喊和送水，就是杜安。这作为爱的基础，不够吗？男人和女人的联结有时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够了。

扈成说的故事，关于性病。杜安想，不管你扈成多么神，多么厉害，你永远不会对。

史昌庆正在和一个暗娼吵架，愤怒的史昌庆挥着拳头，正要砸向面前的暗娼。

小诊所里的医生制止了他。医生拍一拍他的肩膀，把他叫到隔壁狭小的药房里，说，小伙子，她们这种做“小姐”的，背后都有保护人，你真敢打她吗？

史昌庆只好收回拳头。

医生就在狭小的药房里扒开史昌庆的裤子，捏住他的生殖器，皱了一下眉，说，急性淋病，什么时候的事？

史昌庆说，今天早上。

医生说，早上？那你喝酒了？

史昌庆说，对，中午陪了客人。

医生说，绝对禁酒，你这太严重了。

史昌庆说，治得好吗？要多长时间？

医生说，没问题，要一个星期。

史昌庆就在狭小的药房里挂上吊针，在一个粗糙的木头箱子上坐下来。刚一坐下，他又立即站起来。

医生，他看看病房里没有人，询问说，我女朋友会不会染上？

医生说，和你女朋友接触过……那个没有？

史昌庆说，是。

医生说，肯定传染。

史昌庆急忙掏出电话，准备给杜安打。他此前完全被愤怒淹没，忘了给杜安电话。杜安刚一离开，他就跑去找这个暗娼算账，一直从黑暗的住处寻找到这个黑暗的诊所，现在他清醒了一点。

杜安，你好吗？史昌庆捏住电话说。

我很好，你也好吗？杜安说。

我……我很好，史昌庆说。

史昌庆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挂了电话。

史昌庆呆望着头上的吊瓶针，呆望着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掉，心里祈祷着，寄希望于杜安不会有事，根本不会传染上。医生又进来几次取药，他又探问一下性病传染的细节和医学知识。他越探问越明白，这种奇迹几乎不可能出现。

怎么办？

有什么办法既让杜安治疗又不伤害他们的爱情？杜安杜安，为什么恰巧这时候来？史昌庆用拳头打自己的脑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非要她来？

药水一颗一颗往下滴，每滴一颗，史昌庆都会产生一个念头。一个又一个的不断的念头冒出来。急中生智是他这个农村出来的名牌大